

續古逸丛书

孟子

漢 古 通 此 本

通 子

孟子卷第三

趙氏注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

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

嬰之功寧可復興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

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蹇然猶蹇踏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

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笑

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艷然愠怒色也管何曾猶何乃也

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曾
答或人言管仲得遇相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相公行王道而行

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

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

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

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為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

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

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

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

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

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

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大

甲大戊盤庚等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

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

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

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

以難也

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中膠鬲皆良臣也佗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

時故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諺言也乘

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

夏后殷周之

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

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

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

於此時者也民之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

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與久矣民

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

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章指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

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陳王
圖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猶

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

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

子勇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於德是不難

也告子之勇未四
十而不動心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

何曰有

孟子欲為言之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

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

之

北宮姓黜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精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

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孟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

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也施發音也施舍自

言其名則但曰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眾者

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孟子以為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眾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黜譬子夏以施舍要

之以不懼為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

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

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

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

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

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為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

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

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

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

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心所念

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

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

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

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

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

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

何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

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氣言此氣與

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盈握包落

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是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雜也密聲取敵曰

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

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

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

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久曰今日

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

也以喻人之情激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

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不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謂何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喪人若實

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政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賢牛勸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